

诗歌路上的“苦行僧”

——麦芒诗歌品评

◇夏文成

麦芒从1979年开始在《诗刊》发表诗歌,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从青春韶华,写到了满头白发。

人生在世,要一心一意干好一件事不容易;用一生的光阴全身心地来琢磨一件事,成就一件事,更是不易。诗歌求索路上的“苦行僧”麦芒,义无反顾地将诗歌创作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40余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地进行创作实践与探索,近80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不能不让人感佩和钦佩。

诗人麦芒曾以一首《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的微型诗而创造了吉尼斯纪录,且至今未被打破。这首只有一行的微型诗,曾经引发过不少争议,也赢得了众多行家和读者的认可。该诗奠定了麦芒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也开启了他终身对微型诗建构的实践与探索。

麦芒的诗歌创作题材和素材包罗万象,用“目之所及,无不入诗”来形容也不为过。他的诗既不晦涩,也不“口水化”,清新明朗,读有余味,思有启迪。通读《麦芒诗抄》和《麦芒小诗精选》,作为写诗者,我觉得他的几点诗歌精神值得学习。

直面现实,敢于批判的精神。也许有人认为诗歌写作纯粹是个人行为,不能强加给它过多的东西。但我以为,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灵魂,只有语言躯壳的诗歌,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当代诗歌日益被边缘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诗人”主动放弃了诗歌的批判性,有意无意地将诗歌写作庸俗化、低级化,丧失了诗歌本身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担当精神。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不仅是用来赞美和歌颂美好的事物,更应该对一些丑恶现象进行艺术化的揭批,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引人向善,向上。勇于直面现实,敢于担当,以诗歌特有的批判和讽喻功能,揭批和讽刺现实中的假恶丑,弘扬和倡导真善美,是一个诗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尤其那些涉及重大历史题材的诗作,更需要诗人以胆识、气魄进行艺术化处理,从而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当下网络上和文学期刊上充斥着大量不痛不痒或无病呻吟之作,能称得上现实主义讽喻诗的作品,几不可见。

相比之下,麦芒就做得很好。比如,他那首因侵权官司而一举成名的一行诗《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只有短短9个字,但蕴含的艺术张力和思想锋芒却让人惊叹。当然,在今天,不同的读者读来还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的诗作并非仅此一首,翻开《麦芒诗抄》,可谓比比皆是。如《蟋蟀》:“一面哼着响亮的动人的歌音,一面拼命咬断同伴的脖颈。”此诗入木三分地讽刺了那些笑里藏刀,当面阿谀奉承,背后暗箭伤人的小人行径。短短两行

诗,却蕴含了无尽的言外之意,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思想慢悟,取得了诙谐幽默、喜读易记的审美效果。类似的诗作还有《眼镜》《羊和狼》等,此类诗作在《麦芒诗抄》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不顾生活困苦,把诗歌当一生的“事业”来苦心经营的精神。我在和麦芒的交谈中,得知他一生坎坷曲折,但生活的磨难和命运的曲折,并未磨灭他对诗歌的热爱。

如今,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交通条件都比当年好了何止百倍,但还有多少人能够像麦芒那样,“苦行僧”一般,为了诗歌不辞劳苦,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四处求教?每念及此,我的心里无不充满由衷的敬意!

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的精神。纵观麦芒创作的诗歌文本,几乎都是10行以内。这些诗作简短,但诗意充沛,意蕴绵长,具有思想和哲理的张力,给人以想象和思索空间。麦芒的小诗之所以具备这些优点,我想离不开他对社会人生、自然万象的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那些闪光的诗句,无不是他思考的结晶。

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切艺术的“试金石”。诗只有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才是值得一读再读的有品质的诗。文学,尤其是诗歌因其深邃的哲思而变得厚重和深刻。

从事诗歌写作的人都知道,短诗难

写,尤其是3行以下的短诗更是难上加难。要在极短的诗行内,熔铸尽可能多的思想情感内容,给人更多的想象和回味空间,考验的是作者的综合水平、想象力和思想深度。如果诗人对描写对象没有深入的思考,就不可能有人木三分的刻画和思想深度。麦芒的一些微型诗因具有较为深刻的哲思而变得如陈年醇酒一般醉人,让人回味无穷。比如《读史杂记》组诗中的《爱新觉罗·溥仪》:“从云端里摔下来,风雨成一个句点。”这首诗只有很整齐的两行,干净利落,没有半个多余的字词,但作者运用比拟、夸张、名词活用等艺术手法,形象化的语言,新奇的意象,使得此诗含蓄蕴藉,意味深长。此诗看似信手拈来,得来全不费工夫,但这样的艺术效果我想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的。深刻的思想性与想象力,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极大地提升了该诗的艺术性,强化了艺术审美。

这样的诗作在麦芒的诗集里比比皆是。这些佳作无疑都是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深入思索的艺术结晶。可以说,他的不少小诗都是一段历史的高度浓缩,“浓缩”就是诗人永不止息的思想。

孜孜以求,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任何艺术没有探索与创新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像麦芒这样一代代诗人孜孜以求的探索与创新,就不可能有生生不息的文学

艺术传承。

捧读麦芒的诗集,尤其是《麦芒小诗精选》,不难发现他对诗歌创作的探索轨迹和心路历程。我读诗与写诗20余年,读过无数诗人的诗歌,像这样对诗歌的艺术形式,进行高度自觉地、有计划、有目标地探索与实践的诗人,我认为麦芒应该是第一人。

著名诗人木斧曾这样评价麦芒的诗:“清新、凝练、晶莹。麦芒的小诗,有时以小见大,而且涉及重大题材,是很不容易写好的,而他把它写好了。”同时,木斧也指出了麦芒诗歌的一些不足之处,即由于受诗行的限制,思想情感的抒发,诗歌意境的营造,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局限。

就像麦芒自己说的:“逼仄、局促、表达得困窘。”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可以想见其艰难程度。事物都有两面性,无论何种艺术,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只有具备像麦芒这样的“工匠”精神和“苦行僧”精神,用一生的时光去钻研,去修炼,才有可能于逼仄、局促的“螺蛳壳”里,把“道场”做好。

艺无止境。我想,只要本着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尽心尽力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至于成功与否,好不好,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追求和达到目标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

乐见昙花开

◇吴兴安

我在家中种有一盆昙花,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因为羡慕它枝干的纤瘦与婀娜的花姿。不是欣赏它绽放时的清丽与美妙,而是因为多年前吃过的一道美食,觉得味道奇特,口感舒爽,所用食材就是昙花和鸡蛋。

鸡蛋是常见的,在儿时,我就是家中捡鸡蛋最勤快的那一个。或炒饭,或煎炸,所好之甚,自不必细说。但说到昙花,就有些迷茫,只是似曾听闻,说这是美若天上的花卉,于明月夜绽放随即凋谢,奇妙无比,非有缘人不可得见。初见昙花与鸡蛋合而为桌上佳肴,我不禁急问,开而即逝,采摘时,是不是要近旁守候,一见花开,就得眼疾手快地摘下。大家听了我的发问,都哈哈大笑,举起酒杯略带神秘的口气说,说得有理,“眼疾手快”这个词很准确。

饭后方知,所谓的“昙花一现”,并不是儿时用瓦片在湖面上激起的水花,瞬开秒落。昙花从绽放到完全凋谢,由于环境和温度的影响,有数小时不等的经历和过程。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这昙花煎鸡蛋中的昙花,正是来自在家乡镇上工作的大姐家。既然知道了,我岂能错过自种昙花,自烹美食的机会!没过多久,我就在某个回乡之夜,连夜驱车到大姐家讨要了一盆昙花,于第二天带回了昆明。

我没怎么花精力照料,这盆昙花第一年就开了花。虽然只开了两三朵,但因为家中从未有过枝叶如此简洁,却开出了如此惊艳曼妙之花,我感到十分新奇和亢奋。

我左看看、右看看,生怕这美丽的花朵如传说一般,眨眼间就凋残了,喘息间就消逝了。但看了几回后,见其并未以分秒为单位来辞别和枯萎,就索性冲泡了一壶普洱熟茶,持茗与之相对。只见这整体丰腴却不失纤雅之秀的昙花,缄默静默,似醉中仕女,似月下貂蝉,似水畔西施,似敦煌飞天,又似心中熟知的某人,每一回若梦的遐思,都似乎对应着每一片花瓣,对应着被花瓣拥着的每一根花蕊。

这时,我这不宽裕的家安静下来,静得听得到花瓣和花蕊颤动的轻响,如人在青春时的心律,间杂着茶水的热气与房

空气中摩擦的微风。更为奇妙的是,此刻的听力,如此之音都能相闻,却听不到窗外熟悉的车流声,难道是为了迎接这花开,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吗?就连云畔的明月,都停下了穿越的脚步,用清亮的大眼睛注视着这妙花的临世。

突然想起,这么美好的感受,不能没有留存,更不能没有分享,于是拿起手机,换着角度拍摄后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微信朋友圈便开始热闹起来。这样热闹的代价,便是半个月,我的一盆长势不算太差的昙花,就被讨要得只剩三四片老叶枝干了。

这回,花是铁定成残枝了,但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种昙花绽放时的快意与美好。接下来的日子,如果要让这昙花尽快长好,长出旺盛的形态,不至于影响来年的“昙花一现”,可不能任其自然生长。我四处打听昙花的栽培技术,认真地对待这昙花。这样做,已经完全没有了欲以之为美食的心思,而是纯粹在期待下一次花开,期待着花开的美好,期待着分享美好的快慰。

我的心情,正如一位文友的诗言:“人生总应该有一种等待,如等待一朵花开,无论短暂与漫长,生命的绽放,早早迟迟,总会到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坚持不懈的照料下,这盆昙花终于生长无恙,第二年,如约开花。但花没有第一年开得那么健美,略显纤弱,或是其一心向长,未全力于花开一事所致吧!但拍照转发微信朋友圈的热度仍然不减。

8月,我把昙花放在了花架前。花架上有茶饼,有河石,还胡乱放着几本爱看的书籍,昙花与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挺和谐的。

可能是昙花也具有某种灵性吧!把它置于茶香、书香中,没过几日,竟然打苞开放了,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和爱人一连几天的微信朋友圈话题,都是昙花。朋友们也是同喜同赞,说乐见昙花开,一瞬即解世间美好。有朋友还说,美好于心,心花便可绽开,相与岁月,静对世间。

如若昙花有心,或许,这正是它绽放的初衷。



国画 葡萄图

许家盛 作

“支农”轶事

◇余洪

1988年的初春,水富县城已是草长莺飞。高中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我,被抽调到60公里外偏僻的二溪村支援春耕生产。我没有体验过农村生活,对春耕生产不懂,但是那段农村生活使我倍感新鲜,至今记忆犹新。

我刚到二溪村就遇到一高中同学,分别两年,又是在山村相遇,很亲切,老同学热情邀请我到她家玩,我欣然前往。同学家坐落在一小溪边,家里养有鸡、鸭、猪,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到了他家,看到他的孩子已经两岁,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一番寒暄后,我们便在他家门前的坝子里聊天。其间,见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鸭闹喳喳地在溪边草地上觅食、玩耍,温暖的阳光下,小鸭们欢快地跳进溪水里游泳,母鸡在岸边急得“咯咯”直叫。我觉得特好笑,弄不明白小鸭游泳关母鸡什么事。老同学解释后我才知道原来鸭子是不会孵蛋的,这项“工作”就由母鸡代劳

了,小鸭们孵化后母鸡自然认为它们是自己的宝贝,却不知道这些宝贝天生就是游泳高手,所以看到小鸭们跳进水里就万分着急。小鸭们在鸡妈妈的召唤下终于回到岸上,母鸡小心翼翼地用翅膀护着鸭宝贝们在草地上休息。

有一天,我和组长出去走村串户宣传动员春耕生产,一大早出发,在山里转悠了大半天,我和组长水壶里的水早就喝完了,感觉喉咙快冒火了,终于看到前面有一户人家,赶忙过去讨水喝。“老乡,家里有人吗?”破烂的茅草屋里走出一中年妇女笑着说:“同志,你们有什么事?”我忙说:“我们的水喝完了,想向你讨点开水。”老乡尴尬地说:“你们坐一会儿,我现去给你们烧。”之后,老乡将灌满开水的水壶递给我们并叮嘱:“同志,等冷了才喝哦!”我们谢别老乡继续赶路,半小时后我和组长同时惊奇地看着对方说:“水是甜的?”“是红糖水!”我激动地向组长:“老乡太好了,

要不要回去付钱给老乡?”组长说不用了,那么淳朴的人她是不会收的!

可能现在的人们理解不了,两壶红糖水算什么,值多少钱。红糖在当时的二溪村是非常难得的“奢侈品”,通常只有女生小孩坐月子才能喝到红糖水。那位老乡的淳朴与善良让人感动,那是我人生中喝过的最甜的红糖水!

学生时代的我有些叛逆,平时看到生活中、电视里有人称呼“同志”总认为这个称呼太严肃。这次“支农”的经历改变了我的这种看法。

二溪村是首富最边远、最贫穷的山村,当时山高路陡,人烟稀少、不通电。初春的二溪村仍是天寒地冻,山路泥泞,山路两边都是杂草丛生。一天,我走在林间小道上时,迎面走来3个背着花布书包上学的小孩,书包都是他们的妈妈手工缝制的,针脚粗糙。3个小孩衣衫褴褛,赤着脚在冰冷泥泞的山路行走,单薄的裤子全

部被露水打湿,脸和手冻得红红的。但他们的眼神都很明亮,犹如铜锣坝的水一样,没有一点儿杂质。看到我走来,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到路边草里让路,用惊喜好奇的目光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外边的世界。他们异口同声地清脆地问道:“同志,你到哪里哦?”“看到这些孩子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赶路上学,我已经很感动了,听见他们亲切地称呼我为‘同志’时,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声‘同志’是如此亲切,如此温暖人心,再美好的词汇也不能表达我当时的激动。在交谈中得知,这些孩子要走10公里山路到二溪村小学上学,这些不到10岁的孩子天不亮就要出发,要走两

三个小时甚至更久才能到学校。早点和中午饭就是背在书包里的包谷粑和洋芋。和孩子们告别时,他们抢着说:“同志,路不好走你要慢点哦!”“同志,我家就在前面,你来家里坐嘛!”望着孩子们远去的瘦小身影,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接下来,又遇到几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或两三人一路,或独自行走,都称呼我为“同志”。

3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一声声清脆的“同志”时,我还是会泪湿眼眶。30多年过去了,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再回二溪村,不知道那些孩子的孩子还会不会亲切地称呼我为“同志”。